

灵媒导游⁵

彼岸双生

宇尘庸兰◎著

彼岸花，开彼岸，花生时，叶不见，叶生时，花已殒！
花说，我们没有机会共存于世，我将代替你看透这世间的一切罪恶与贪婪！
叶笑，这世间最大的罪，便是你的存在，剥夺了我半生的时光！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灵媒导游⑤ 彼岸双生

宇尘庸兰◎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灵媒导游. 5, 彼岸双生/宇尘庸兰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 - 7 - 5104 - 3924 - 7

I. ①灵… II. ①宇…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18403 号

灵媒导游 5 彼岸双生

策 划: 李 锋

作 者: 宇尘庸兰

责任编辑: 靳丽霞

特约编辑: 南美玉 李 丽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马正琴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 //www. nwp. cn](http://www.nwp.cn)

[http: //www. newworld-press. com](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660mm × 960mm 1/16

字数: 137 千字 印张: 12.25

版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104 - 3924 - 7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彼岸花，开彼岸，花生时，叶不见，叶生时，花已殁！

花说，我们没有机会共存于世，我将代替你看透这世间的一切罪恶与贪婪！

叶笑，这世间最大的罪，便是你的存在，剥夺了我半生的时光！

目录



Contents

	子夜血海	1
	结束,开始	29
	死而复生的人	44
58	他是谁?	
	对不起,爱我的人	78
	他不记得我	95
	一场持续 30 年的风雪	111
123	楚门的世界	
	两生花的故事,不了了之	137
	番外一 分离在海角	150
	番外二 哥,我爱你	158
	后记:致那些曾经逝去的青春	173



子夜血海

夜色渐浓，喧嚣了一天的城市终于伴随着它的居民慢慢陷入沉睡并归于沉寂，迷离的夜色伸出它温柔的手，轻轻地抚摸着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仿佛慈爱的母亲，含笑注视着恬静熟睡着的孩子们。

蓦然间，她的手在一处灯火通明处停了下来，带着愕然的表情看着里面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这里似乎在举办着一场小型的聚会，觥筹交错间，人们谈笑风生，或喁喁细语，或大声欢笑，男人们粗犷豪放，女人们掩面娇羞，但无论男女，都在酒精的作用下满面潮红。

这场聚会的主角似乎是穿梭在会场中的两个年轻女孩儿，但她们的打扮却和这场聚会格格不入。她们化着淡妆，长发束成了马尾，随着她们的走动跳跃着，显得朝气蓬勃，又有些不安地欢呼雀跃。但她们的身上却穿着简洁的运动装，脚上踏着旅游鞋，微笑着在人群中游走着，不时停下来，俯在那些油光满面的男人耳边低声说着什么，不断地传来一声声的娇笑。

那些男人的表现也各有不同，有些人满面通红，有些人哈哈大笑，有些人更是伸出了手揽上了女孩儿的腰，不规矩地游走着。每到这个时候，女孩儿便会笑着拍打开男人的手，如一只蝴蝶般轻盈地飘远了，却在不为人注意的角落，轻轻地叹了口气，将塞在衣领中的钞票拿出来，小心翼翼地收好，随即换上了令人迷醉的笑容，继续在人群中游走着。

夜色就这样静静地看了一会儿，终于轻轻地叹了口气，放过了这个充斥着声色犬马的地方，继续蔓延着自己的触角。所以，她并没有看到，在她转身离去的那一刻，场中游走着的两个女孩儿似乎有些累了，高个子的女孩儿轻轻地晃了晃头，酒精让她的反应都有些慢了，她摇晃着离开了大厅，向自己的房间走去。

在她的身后，一个身形壮硕的男人的目光始终紧紧地追随着她，看到她离开了人群，便站起身，和朋友告别，悄悄地跟了上去。

女孩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却连转身关门的力气都没有了，径直摔倒在了床上，剧烈地喘息着。不片刻，她便如触电般弹了起来，试图冲向卫生间，但酒精已经麻醉了她的身体，她刚刚弹起，便又重重地摔回了床上，只好伏在床边，剧烈地呕吐了起来。

后背上，一双大手抚摸了上来，轻轻地拍打着，一瓶矿泉水被递到了女孩儿的面前。

“谢谢！”女孩儿含糊地说道。迷迷糊糊中，她以为是自己的同伴回来照顾自己了，然而她很快就察觉到了不对劲儿，那双大手起初只是轻轻地拍打着自己的后背，可是随着她渐渐止住的呕吐，那双大手却从拍打变成了抚摸，从她的肩头抚摸到了腰际，随后缓缓向下滑去，女孩儿感到，仿佛有一条蛇在自己光洁的皮肤上游动，彻骨的寒冷让她浑身的毛发都根根竖起。她勉强睁开眼睛，想看清眼前的这个人究竟是谁，可是一条毛巾却盖上了她的脸，她挣扎着想要抬起手，双手却被一只有力的大手死死地攥住，而那人的另一只手已经抚上了自己的胸脯，重重地揉捏着，让她浑身不由自主地僵直了。

她明白，自己正在被侵犯着，只是愣了那么一瞬间，她疯狂地甩动着自己的脑袋，头上的毛巾终于被甩掉了。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她不敢相信地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这个旅行团的最终付账人，这个平日看上去颇为强壮，说话办事粗鲁无礼，但也还算规矩的男人，正狞笑地看着她。

她知道，她不止一次听到过，这个垄断了一方旅游资源的男人会借着各种各样的机会，不择手段地占有他看上的女导游，有些臣服了，有些顺从了，有些反抗了，可结果都是一样的，没人能逃脱出他的魔掌。

不，我不能！我的第一次，要留给我最爱的那个人！

女孩儿这样想着，凝聚起浑身的力气剧烈地反抗着，可她毕竟只是个女孩子，天生的弱势无法弥补，男人甚至不舍得动用另一只手来控制她，只是将庞大的身体压在了她的身上，裹挟着烟

味与酒气的嘴在她裸露在外的躯体上游走着，那只空着的手已经探入了她的衣服。

“啊”的一声，男人脸色涨红，弯着腰从女孩儿的身上跳了下来，双手捂着自己的下体，眼中喷薄着熊熊的怒火。

趁着这短暂的空隙，女孩儿慌乱地整理着自己凌乱的衣服，蜷缩在了床边。可是男人的体魄健壮出乎她的想象，仅仅是几秒钟之后，男人深吸了一口气，再次向她扑了过来。这一次的攻势更加狂涌，仿佛是为了报复，他双手抓住了女孩儿的衣服，猛地用力，那件运动服外套便被他撕碎，接着，他用衣服的碎片捆住了女孩儿的双手双脚，堵住了她的嘴。

到这里，还没有结束，男人看着床上被捆住了手脚的女孩儿，脸上露出了一抹报复的快意，他抽出了自己的腰带，高高扬起，猛地抽了下去，女孩儿的身体瞬间变得僵直，脸色红得似乎要滴出血来一般，惨呼却被堵在了喉咙里，无言的泪水顺着眼角缓缓淌出，眼中充满了绝望……

“情况就是这样，只要我这里的漂流一开，就可以从我这里直接漂进冰峪景区，连门票都可以省掉，也不用排队等什么渡船，你说这个项目能不赚钱吗？我这里还有马场，你愿意骑马进去也行，那片地区的旅游业已经被我垄断了，一年净利润最低500万起！就算我出10%的代理费，你们一年的工资就都够了吧？其他业务你们就稳赚啊！”

眼前这个大腹便便，脖子上戴着硕大金项链，用缺了一节大拇指的右手夹着软中华，偏偏过滤嘴还被咬掉了一半，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向我们勾勒美好未来，却总是将令人恶心的口水夹杂

着让人反胃的口臭喷溅到我们身边的人叫魏德明——德明旅行社的总经理，也是我这一次要服务的广告主。

没错，洪叶搭上了自己的前途为我找的那份工作泡汤之后，我就又重操旧业，回到了原来的广告公司。这个魏德明就是我要服务的一个广告主，他的德明旅行社准备在冰峪景区外开一条漂流的线路，通过这条线路可以直接进入冰峪景区，虽然价格稍高，但却包含了门票和渡船的费用，实际算下来，要比通过景区正门进入划算得多，是一份很有前景代理工作，但从一个礼拜前，我开始接触这个案子开始，到现在却没有任何的进展，魏德明似乎有些着急了，这一次更是直接找到了我的公司。

可是我对这个人非常不感冒，因为他只有小学文化，素质极低，我所讲的很多专业术语他完全听不懂，而且脾气暴躁，又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如果不是看他是我们总经理的小学同学，恐怕我早就不伺候了。

而且，我现在的心思根本就不在这上面，我已经和筱雨有一个礼拜没有见过了，一周前，她和文静接了一个台商考察团，这一走就是一个礼拜。三天前，文静一个人浑身伤痕地回到了家，对我说是不小心摔的，只好中途退出了旅行团，留下筱雨一个人继续工作，这让我很不放心，而今天，就是那个团的最后一天，我无比忐忑地等着她下团，生怕她有一点点儿的损伤。

可是现在，我却不得不忍受这种煎熬，近乎捏着鼻子说道：“魏总，是这样，关于代理费用这块儿，是您和我们总经理去商谈的，我现在想知道的是，这个项目我们已经筹备到了什么程度，准备做哪些宣传，宣传预算大概是多少？这些我已经提交过很多次，希望你们能给我提供一些完整的资料，但是我到现在还

没有看到。”

“还要预算？”魏德明愣了愣，“我和你们经理是朋友！”

“不不不，魏总您误会了。”我连忙说道，“我说的预算是指您打算在媒体上投入多少，就是报纸、电视、这些东西上，准备花多少钱？”

“还要上电视吗？”魏德明的表情更加奇怪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吧，你们陈总跟我说，只要做一些画册和什么企业文化就可以了。”

“明白了！”我无奈地叹了口气，国内大多数企业把企业文化看得很重，但却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真正的企业文化是在企业长期的发展中不断地日积月累总结出来的，可似乎是为了赶上潮流，不管企业大小，不管企业发展到现在经历了多长时间，都要先搞一套企业文化摆在台面上，至于是否适合企业，却没有人去关心了，这种从上到下的企业文化灌输理念与企业文化出现的宗旨完全背道而驰。

看了看表，终于熬到了下班的时间，今天是星期五，明后天都不用上班，终于不必再受这个对广告一窍不通的人的折磨了，至少在两天的时间里，我是轻松的，“那么，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起草一份策划方案，回头提交给您审核，在确定大的方向没有问题之后，我们才能继续往下做。”

拖着无比疲惫的身体，我回到了家，却无奈地发现自己又忘记了带钥匙，幸运的是，我总是在门前的踏垫下放着一枚备用的钥匙，这样就不必麻烦别人了。打开房门的一瞬间，我下意识地闭起了眼睛。

沙发上，一个身材高挑的美女只穿着浴袍，两条修长白皙的大腿毫无顾忌地搭在沙发边缘，晃来晃去，腿上的淤青格外的刺目。她浴袍的前襟系的并不那么严实，以至于两团高耸的白馒头若隐若现地吸引着我的眼球。

沙发上的女孩儿手里攥着遥控器，正不停地换着台，看上去，她刚洗完澡，头发还有些湿漉漉的，对于我的归来没有任何的表示，甚至没有起身整理一下衣服的想法。尽管摆弄着电视，但她目光的焦点似乎并不在那里，此时的她就像一头受伤的独狼，在黑暗中独自舔舐着自己的伤口，一旦被人发现，却又故作坚强。

“拜托，文静，家里还有男人，你能不能注意点影响？”我颇有些无奈地看着女孩儿，苦笑着说道。

是的，你没看错，沙发上的这个美女正是文静，筱雨在导游圈儿最好的朋友，也是我和筱雨复合的最大功臣，没有之一。

我和筱雨复合没多久，文静就带着行李搬到了我们家，就算宁愿住在客厅的沙发上也无所谓。我很难理解，这个连洗衣机、冰箱都已经购置齐全，只是差了一个男友的美女为什么一定要屈尊和我们在一起？

“我不相信男人，一个人住又没有意思，筱雨是我最好的姐妹，我当然要和她在一起！”文静指挥着我将她的东西摆放好的时候，是这样跟我解释的，“放心，我会交房租的，也不会随便带男人回家，如果你有需要的时候，我可以选择出去！而且，我帮了你那么大的忙，你不觉得，应该报答报答我吗？”她狡黠地笑着，从此就这么占据了我的客厅，作为回报，她允许我在着急赶稿子的时候使用她的电脑。

“吃亏的好像是我好不好？”沙发上的文静翻了翻白眼儿，“有美女给你看，还那么多的话，你还真是知足！”

我无奈地笑了笑，文静也变了，和我最开始认识的她完全不同，在导游圈里的这两年，让她也变得大胆、开放，就算在我，在自己这个好姐妹的男友面前也毫无顾忌，甚至有些放肆了。

“晚上吃什么？”文静伸了个懒腰，从沙发上坐了起来，拢了拢胸前的浴袍，遮住了春光，说道，“筱雨在团上，今天晚上可能都不会回来，冰箱里还有两瓶酒，还有昨天剩的菜。”

“随便吧。”我无精打采地说道，低头换上了拖鞋，却突然愣了愣，文静站在那里没有动，也没有说话，我带着些疑惑抬起了头，却下意识地发出了一声尖叫。在我的面前，文静静静地站在那里，面带微笑地看着我，这些都没有什么，可是，可是她的头却不在她的脖颈上，而是在她的手中，被她抱到了胸前。

“我这样好看吗？”文静怀中的头缓缓开口，微笑着说道，我却只感到双腿一软，眼前一黑，身子不由自主地就瘫倒了下去。

“王鑫！王鑫！你没事吧！我不是故意要吓你的！”文静急急地说道，恢复了她本来的样子。我这才注意到，她今天的浴袍有些奇怪，似乎不是她原来的那件，这死妮子，竟然耍了这么一招，这似乎是魔术师们喜欢玩的一种断头惊悚魔术。

“我能没事吗？”我哭笑不得地从地上爬了起来，“你试试哪天我跟你说话的时候，我的脑袋突然掉了下来，你什么感觉？”我几乎是爬上了自己的床，将自己扔在了那里一动不动，“给我杯热水，还有，筱雨今天不是市内团吗？怎么不回来住？”

“台商团，你说呢？”文静的眼里还带着泪花，她显然也没有意识到，这招魔术会将我吓成这个样子，匆忙给我倒了杯热水，

递到了我的手边，说道，“听说筱雨今天可没少捞钱，回头，你们是不是应该请客啊？”

“再说吧！”我费力地翻了个身，从口袋里掏出了手机，随即从床上一跃而起，“我不在家吃了，筱雨让我过去陪她！”

“你也太重色轻友了吧？”在我的身后，文静凄惨地嚎叫着。

“鬼知道你还有什么魔术要展示给我，我的小心肝儿可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我撇了撇嘴，如一阵风一般冲了出去。

这是我和筱雨之间的约定，在带市内团却不能回家的时候，她就会在宾馆再开一间房，和我住在一起，尽管这样一来，我们的开销多出了许多，但是这也是她能想到的让我安心的唯一办法。

我还记得，当我把她从文静那里接回来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把自己关在家里，不肯见任何人。直到那一天，因为工作上的一个小失误，我需要独自一个人留在公司里加班，或许要一整个通宵都在公司，筱雨接到电话后，只是轻轻地“哦”了一声，便挂断了电话。可让我没想到的是，一个小时之后，她竟然出现在了公司，而且带来了自己亲自下厨做好的饭菜，然后就坐在我的身边，静静地看着我工作。

看着平日里嚣张跋扈的她，此刻却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服侍着我，甚至不敢正眼看我，让我感到一阵阵的心痛，不由得将她紧紧地抱在了怀里，感受着她火热的身躯，情不自禁地吻上了她的唇。

筱雨的身子瞬间变得僵硬无比，我们在一起三年，却从未在这样的场合下如此的亲近过，她的呼吸渐渐急促，大大的眼睛缓缓地闭上。

被欲望冲昏了头脑的我顺着她的唇缓缓地下移，在她的脖颈留下了一串火热的吻痕，筱雨热烈地回应着我，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赤裸相对，我的双手攀上了她的双峰，毫无技巧地猛烈揉搓着，听着她嘴里发出的诱人的呻吟，我那男性的象征坚挺无比。

“老公，给我，我要！”她一把抓住，胡乱地塞向了自己的双腿间，得到了允许的我，小心翼翼地放了进去。

一番翻云覆雨之后，筱雨的脸上挂上了满足的红晕，还有晶莹的泪痕，看着地板上鲜艳的红色，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是轻轻地吻着她的脸颊。

当第一缕阳光出现在地平线的时候，我轻轻地揽着她，站在窗边，轻声对她说：“宝贝儿，你看，每一天都是新的！”

“可是，还是会有乌云！”筱雨叹了口气。仿佛为了验证她的心情，随着她的话语，一团浓云翻腾，遮住了通红的朝阳。

“是吗？”我不由得轻笑出声，“再浓厚的乌云也会有散去的那一天，阳光是不会惧怕乌云的，你看，它总会穿透乌云，照进我们的生活，不是吗？”

就是在那一天，当我还在公司加班的时候，筱雨默默地收拾了自己的东西，跑到了哈尔滨，可是在临走前，她将自己交给了我。一切不言而喻，直到，漫长的冬天过去，直到，春暖花开再次降临在人间，我才再一次迎回了北雁南归的筱雨，真正地开始了我们崭新的生活。

而且，就在一个月前，筱雨的母亲来到了滨城，在我们的陪伴下，游历了各个著名的景点，在临走的那一天，她突然将我叫到了一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们好好努力，明年，就结婚

吧，房子的首付，我来给你们出！”

我知道，从一开始，筱雨的母亲就是反对我们在一起的，整整三年，我默默地付出着，默默地努力着，就算对我的亲生父母，也没有对他们那样好。在这一刻，终于得到了她的认可，可是我却丝毫没有激动的感觉，只是看着浪花翻涌的大海，轻轻地摇了摇头，“阿姨，我家里条件不好，您也知道，但是，我不能要您的钱，我还年轻，如果我连这些事情都需要您帮忙的话，我想，这不是我！”

筱雨的母亲看了我半晌，终究没有说什么。但自那之后，我和筱雨就开始了不要命的工作，尤其筱雨，经常半夜十一二点钟才回到家，一到家便倒头大睡，有时甚至连衣服都来不及换下。有时却又是在我给她洗脚的时候就鼾声如雷，而早晨出门的时间也越来越早，有时我还在睡梦中，她就已经出门了。

我一直都很担心，这次回来的筱雨会不会再犯之前的错误。毕竟，和我在一起，她要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既要接受自己良心的拷问，还要接受身边人的嘲笑，不管她是不是曾经将自己交给白枫，在外人看来，她都已经是残花败柳，只能回到我的身边苟延残喘。这样的人，在很多人看来，已经是毫无底线地抛弃了自己的尊严，我甚至一度担心，她会不会因为这无法承受的压力而崩溃！

幸运的是，几个月的平静生活让我明白，所有的这些，都只是我的杞人忧天。筱雨变了，她又回到了我们热恋的那段时光，单纯，霸道，甚至开始毫不忌讳地带着我出席她们导游圈的活动，大方地向她的朋友们介绍我，不再理会他们那异样的眼神。都说，曾失去过的人最懂得珍惜，我想筱雨也明白了这个道理，

努力地维护着这份得来不易的爱情。

就这样，我们平静的生活已经过去了快一年了，筱雨和我努力地工作着，希望尽快步入婚姻的殿堂。而洪叶和苏海峰也难得地没有来打扰我，想必他们也觉得，像我这样的人，已经彻底无可救药了吧。

躺在宾馆的床上，我带着微笑回忆着最近这几个月的点点滴滴，我从未感觉到自己是如此的幸福。

“咔哒”一声轻响，房门被推开了，筱雨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身上散发着浓烈的酒气，一头栽倒在床上睡了过去。我不由得皱了皱眉，心疼地要替她脱下衣服，谁知筱雨竟恶狠狠地瞪视了我一眼，冷冷地说道：“别碰我！”

我微微一愣，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我有老公的！”筱雨嘟囔着闭上了眼睛。我却不由得有些心酸，为了赚钱，筱雨不得不学着去讨好客人，甚至让他们占一些无伤大雅的小便宜，可即便是在她已经烂醉如泥，神志不清的时候，她却依然知道，因为有我，她不可以让别人随便碰。

“傻丫头！”我苦笑着摇了摇头，“来，宝贝儿，把衣服脱了，这样睡不舒服！”

可筱雨却已经发出了轻微的鼾声，我只好费力地扶起她，解开了她的衣衫，让我意外的是，她的内衣竟松松垮垮的，后面的搭扣也已经解开，这丫头，一定是又觉得内衣太小，已经无法容纳她傲人的资本，可是，如今的她，已经连一件内衣都舍不得买。

我心酸地褪下了她的裙子，却在她的私处看到了一团明显的水痕，心脏仿佛被一把锋利的尖刀刺中，骤然而来的疼痛让我险